

■岑偉宗(中)與高世章(左)獲頒最佳原創曲
■岑偉宗與鄭國江一起合作詞獎。



蛻變中的歌詞

訪岑偉宗

岑偉宗是本港著名的戲劇填詞人。在藝術日漸商業化的今天，他對香港的藝術發展有着自己獨到的見解。日前，本報訪問了岑偉宗，聽取他對目前本港作詞事業以及宏觀文化發展的看法。他認為，藝術家的自由創作才是文化發展的根本保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受訪者提供

藝術成就豐厚

岑偉宗近年來的舞台劇詞作包括演戲家族的《四川好人》、《白蛇新傳》、《雪后》、《車你好有》；澳門戲劇農莊的《細味人生》；劇場空間的《細鳳》；香港話劇團的《梨花夢》、《還魂香》、《頂頭錘》；香港舞蹈團的《笑傲江湖》、《雪山飛狐》、香港民樂團的《六朝愛傳奇》及春天舞台的《聊齋新志》等等。

2009年，他為香港藝術節的話劇《黑天鵝》填寫插曲。除了原創歌詞外，他也常獲邀譯寫外國著名音樂劇的粵語版歌詞，例如《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邊邊正傳》(Pippin)、《夢斷維港》(West Side Story)、《點點隔世情》(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等等。電視、電影歌曲方面，包括有無綫電視的《刑事情報科》、《火舞黃沙》、《新帝女花》及亞洲電視的《伴我同行》等。當然，最受他自己推崇的，是音樂劇《一屋寶貝》。

《一屋寶貝》，在岑偉宗看來是一個很好的名字。起這個戲名的人，是監製姚潤敏。在岑偉宗看來，日常用語，都是珍如拱璧，不能捨棄的。今日留下但不知何日再用的物品，一般都戲稱為寶貝。在平民百姓的眼中，寶貝，不一定是貴重的收藏品。有年份的紅酒，當然可以稱為寶貝，就算是一捆捆陳年舊報紙，一疊疊話劇票尾，又或者從雜貨攤裡搜集回來的物品，也可以稱為寶貝。

岑偉宗說，《一屋寶貝》得到觀眾的認可，最重要是音樂劇發掘出人性最本質的東西——親情。因為這是一種亙古不變的純潔情感。《一屋寶貝》的情節比較簡單，雅俗共賞，但是它講述了人世間的真

理，論盡了世道的生與死，是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必須面對的自然規律。

《一屋寶貝》講述物是人非，講述上一代留下的一切——這就是「一屋寶貝」。至於曾經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下一代人，是否能夠傳承這些寶貝，弘揚光大，又可否輪迴再生，就是各自的修行了。唯一不變的，是天與地的長在——斜陽，不會隨先人的逝去而消失，先人的腳步，就由下一代人來承接。

變化中的本土文化

坊間輿論覺得當下香港流行歌曲的歌詞，似乎沒有以往流行音樂歌詞的美感，也就是說，認為當今的歌詞，不太具有文采，而過往的流行音樂，藝術感較強。針對這一現象，岑偉宗認為，是香港的藝術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所造成的。

岑偉宗認為，早期香港的流行音樂填詞人，與實際生活有很大的關係，那時候的藝術家，基於自身的學識與才華，具有把握大型與宏觀題材的能力。在早期的香港樂壇，藝術性與審美，是評價音樂作品最為重要的指標，因此，只要一首歌曲，其旋律與歌詞具有美感和文采，就能夠獲得聽眾的青睞，可以流傳至今，成為經典。

但是，香港的藝術環境已經不再一樣。商業化的操作，側重的是經濟利益的回報和收益，因此，藝術審美的評價標準就顯得不如以往那麼重要。這是市場本身運作的結果，即使藝術家有心，也無力回天。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好的作品即便問世，也難以和受眾見



■填詞需要靈感、意境，岑偉宗在旅行途中，意興一來，便會填詞。



■岑偉宗曾與多位藝人合作。

面，久而久之，受眾的欣賞水平也會下降，導致藝術作品的美學色彩也逐漸降低。這就是大家普遍覺得當下的歌詞不再具有美感與文采的原因。

香港人要爭氣

長期研究香港本土文化的城市大學教授陳學然認為，當今的香港文化發展遇到了瓶頸。早期，香港文化突飛猛進，很大程度是因為內地、台灣等華人地區的封閉所促成的。但是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海峽兩岸的文化發展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因此，早期香港文化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文化變革與轉型。

另一方面，陳學然認為，在二戰結束的初期，甚至直至五六十年代，內地與台灣基於民族情感的戰爭記憶，不願意接納日本文化，但是隨着年輕一代人的成長與時間的推移，對日本的仇恨記憶已經逐漸消失，甚至出現了「哈日族」。這些，都是香港文化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同時，隨着本地商業化的不斷強化，藝

術作品的審美本質也在不斷蛻變。早期香港精神中求變的特質，慢慢消失，大家對當下的藝術描述感到空虛、無奈，活力的元素逐漸萎縮，才情與才氣也在慢慢消失。這就是今天為甚麼香港人總是懷念往昔的原因。

岑偉宗也察覺到時代的變化，因而覺得藝術家應該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才能使藝術作品具有真正的審美與文化價值，不會被商業化的潮流所侵蝕。目前，社會各界對政府的文化政策頗有微詞，批評居多。但是岑偉宗認為，目前，政府對香港本地藝術的發展，在宏觀上與微觀上基本都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這種政策表面上似乎反映出政府不太關注文化發展，但在另一個層面上，也保留了藝術家自由創作、自由發揮、自由想像的空間。在這一「不干涉」的背景下，香港的本土文化，想要傳承與發展，需要香港人，尤其是香港藝術家的努力和爭氣，因為他們承載着巨大的責任與義務。惟有如此，香港才不會被人稱之為「文化沙漠」。

梅葆玖談藝術文化

「藝是文化，是深層次的東西。這不是我演一段《貴妃醉酒》，我劍耍得好，我臥魚臥得好就演得好。那是術，是技術，技巧，是我們抬胳膊動腿，是有形的東西。沒術（技巧）不行，但是藝還是術之上。培養京劇人才，包括對觀眾的引導，都要注重深層次的東西，這還得從文化來解決。應該多讀一讀中國的歷史，多了解中國的戲曲傳統，這樣才能演好人物，培養更多的觀眾。」

——梅葆玖

梅葆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他一邊喝着星巴克(Starbucks)咖啡，一邊搖着手中的折扇，高興起來還會擺出「V」字手勢。這位平時喜歡收藏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席琳·迪翁(Celine Dion)、鄧麗君等明星CD的時尚長者，令人很驚喜。作為梅蘭芳最小的兒子、梅派藝術的傳承人，梅葆玖對傳統藝術的看法就像他手中的咖啡，絲毫沒有把自己固守在傳統之中。

憶起與父親同台時

這次他來瀋陽參加瀋陽師範大學梅蘭芳藝術研究所成立和戲劇學院建院10周年慶典，聊起1951年第一次來到瀋陽，他笑言：「1951年我就到過瀋陽。那時候在座的各位還沒出生吧！」幽默的回答逗得大家忍俊不禁，現場的氣氛頓時輕鬆起來。他說瀋陽是一個愛好京劇的城市，也是一個很有歷史感的城市。

在梅葆玖的記憶中，1951年他和父親來瀋陽同台演出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

目。「那年我和父親演出《金山寺斷橋》，父親演白蛇我演青蛇。在《遊園驚夢》中父親演小姐，我演小丫頭，回想起來很有意思。當時幾乎所有東北的老票友都到了，而且是萬人空巷。演出之後，大家都不走，要求看我父親的演出，還要看他卸了妝的真面目。」

當年與父親同台是否有壓力？梅葆玖輕鬆地說：「沒有壓力。從十歲就開始學怎麼唱、怎麼演。到瀋陽演出時還是學習的階段，那時候年輕嘛。我們不斷演出，不斷磨合，有不足，父親回頭再指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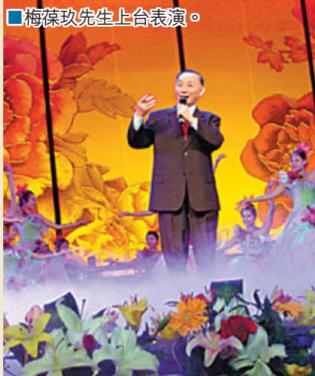
京劇進課堂是好事

前些時候，京劇進課堂成為一時的熱話，梅葆玖對此很樂觀，說：「這是好事啊，讓孩子們多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京劇是中國戲曲藝術的代表，是中國的『國粹』，是中國的『國劇』，更是中國人的『驕傲』，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和自信的源泉。現在北京、上海都在搞，小娃娃都在學。」在早前的電影節上，梅葆玖也帶著兩個5、6歲的小楊貴妃「華麗登場」。「我說這是貴妃奶奶帶倆貴妃孫女。」他忍不住笑說，「我們到北京、上海、天津很多城市去講課，很多初中生、小學生聽完以後都很喜歡。不是為了完成任務，都在那認真聽，問這個問那個，是真的喜歡。」

京劇是一門充滿歷史底蘊的藝術，梅葆玖說京劇進課堂還不夠，同學們還要



■梅葆玖先生(前左)與其親傳弟子瀋陽師範大學戲劇學院教授肖迪(前右)聯袂演出京劇《貴妃醉酒》選段。



■梅葆玖先生上台表演。

多去了解一些深層次的東西，多讀中國歷史，多了解中國戲曲傳統。「這樣的話，你在演京戲，或者聽戲的時候，你就不陌生。」比如演楊貴妃，觀眾必須知道唐楊的愛情，必須知道安史之亂，必須知道他們最後的悲劇結果。「這不是學一段曲、學點動作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說，要多從傳統文化裡學東西。」

唯一一個男門徒

提到「梅的傳人」，梅葆玖目前收了30多個弟子，只有一個男弟子，叫胡文閣。「男旦得有一個傳承理，從前都是男旦傳下來的，所以必須有一個男旦。男旦比起女旦，其實在體力和嗓子和演技上更有優勢，因為不是女人，所以更加比女人用心揣摩，下的功夫更多。就像日本歌舞劇，一代幕，二、三、四代幕都是男的。整個歷史的形成、走向都是由男旦傳下來。現在情況不一樣，培養女生也是自然的。但是也得有男旦，不能讓歷史中斷。」

此次瀋陽師範大學成立梅蘭芳藝術研究所，梅葆玖感慨地說：「研究單位愈

多愈好。通過大夥的研討，大家對京劇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從理論上加深理解，才能從文化層面上提高。研究室這種研究形式應該要搞，而且要請好的教授、演員和有資歷的專家來講課，這樣可以幫助大家提高咱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

復排《嫦娥奔月》

瀋陽師範大學成立梅蘭芳藝術研究所，首要的研究課題就是傳承梅蘭芳的經典劇目《嫦娥奔月》。《嫦娥奔月》是梅蘭芳首創並已失傳的經典劇目，人物扮相及身段都極具特色。

梅葆玖已正式授權「梅派」藝術第三代傳人，也是他在遼寧唯一親傳的弟子肖迪(梅蘭芳藝術研究所所長)，擔負起傳承和創新《嫦娥奔月》的重任。目前，《嫦娥奔月》的劇本、導演、作曲、舞蹈等主創人員已經確定下來，他將親自擔任全劇的藝術總監。

「《嫦娥奔月》是我父親在1915年創編並演出的，它是京劇史上第一部古裝歌舞劇，也是他老人家的代表劇目之一。

它代表着京劇創新發展的里程碑。恢復這樣一部極具梅蘭芳藝術特色及文化價值的經典劇目，也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我相信，《嫦娥奔月》一劇對梅蘭芳藝術的傳承，對京劇藝術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價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舒楠



■梅葆玖神態安然慈祥，溫文爾雅，喝着星巴克(Starbucks)的咖啡，手中搖着折扇，高興起來會擺出「V」手勢。